

唯美的審美觀

陳逸飛遺作展

為紀念陳逸飛逝世4周年，香港「抱趣堂藝術館」聯同Marlborough專程由英國運港一批12幅陳逸飛作品在「抱趣堂」紅磡新址展出，為期由本月20日至8月15日，此應是文化藝術界盛事。

陳逸飛 Chen Yifei (1946-2005, 浙江省鎮海) 1965年以優異成績畢業於上海美術學院，同年進入上海畫院成為油畫雕塑創作室的專職畫家。後任油畫負責人，在1972年至1979年間創作的一系列作品在北京「全國美術展」和「上海美術展」等展覽多次獲獎。其作品在日本、德國、法國等國展出，重要作品並為中國主要的博物館和美術館所藏。1980年陳逸飛赴美國紐約，在極短的時間裡獲得了藝術界的承認。作品於1980年在紐約的國際畫展和新英格蘭現代藝術中心展出。1982年其畫作陳列在史密斯學院藝術博物館和波士頓市政廳裡。1982年巨幅歷史畫《踱步》和《一個藝術家的肖像》在紐約市魯克林博物館展出。1983年在紐約哈默畫廊舉行多次個展。1985年在華盛頓的科克倫藝術博物館舉行個展。1989年和1990年在日本東京西屋畫廊進行兩次個展。1990年為新落成的洛杉磯哈默藝術博物館和文化中心繪製哈默的巨幅肖像。1999年於紐約舉行回顧展。2005年他的作品入選「中國寫實畫派聯展」，成為中國寫實畫派成員之一。

陳逸飛的畫作，不論是水鄉風景，或上海女性題材，均表現了藝術家對美的關注和追求，以至對不同文化的審美觀的包容性。時代不同，生活經歷不同，對美的理解也不同，但人們都從美的認識中找到自我。陳逸飛一生致力於視覺效果的發展，抱有一個信念，認為藝術品「除了可讓人欣賞、愉悅心情的功能以外，更應有深度的社會功能，它不僅局限於創造出美的視覺藝術品，而且應保持美的環境，規範仁愛準則，約束社會道德，淨化人類心靈的作用」。陳逸飛的畫作深入人們心靈，更被譽為東西方的文化橋樑。



1998年作



1997-98年作



1996年作



1997年作



1996-97年作



2001年作



2002年作



2000年作



流動的徽州——安徽

中國畫

評說畫家陳夫（沉浮）

陳順增

陳夫，畫名沉浮，安徽人，祖籍山東，當今畫壇頗具實力的畫家和藝術活動策展人，長期從事中國畫的創作和組織工作。

美術界都知道，自2004年9月以來，中國美術史上最浩大的工程——一個以「中國畫·畫中國」為主題的全國性繪畫藝術創作活動震撼了整個美術界。這個用30年時間畫遍中國，被業內人士稱為「時間跨度最長，畫家陣容最大，活動規格最高」的寫生創作工程構思就來源於陳夫。

「中國畫·畫中國」來源於陳夫的「徽州夢」。生於莊子故里安徽蒙城的陳夫，在家鄉經歷了仕途的坎坷、家庭的裂變之後，在徽州卻找到了他的夢想。在徽州寫生中，他處於一種前所未有的創作亢奮中，20天速寫近百幅。縱觀中國畫壇之現狀，結合自己多年海外藝術活動的閱歷，關於中國畫畫什麼、如何畫的問題讓他

陷入了深深的思考。突然有一天，他的思維凝固到了「中國畫·畫中國」幾個字上，「中國畫·中國的畫，畫中國」。對！中國畫就應該畫中國，「每年畫一個省，30年畫遍中國」用中國畫的表現方法，記錄祖國改革開放新成就，為祖國山河立新傳是作為一個藝術家的天職。他計算一下，畫完中國他剛75歲。

回到北京，陳夫「中國畫·畫中國」的創意得到了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靳尚誼、常務副主席劉大為、當時《美術》雜誌主編王仲的高度肯定，並鼓勵他將這個創意拓展為集體的行為，全國性的活動。

2004年9月，由20多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精選出來的30餘位全國知名畫家齊聚南京，「中國畫·畫中國」全國系列繪畫藝術創作活動從此啓動。自那以後，中國畫、畫中國、寫生、創作、出版、展覽，一時間風靡中國，藝術家終於找到了自己創作的本源。

「中國畫·畫中國」如今已經走過了4個年頭，走進了江蘇、香港、新疆、四川、山西五個省份，這個活動已經成了一個全國性美術活動的知名品牌。組委會秘書長、活動創意和發起人陳夫當然也就成了社會和美術界關注的人物，他在開展這個活動中所遭遇到的挑戰與所承受的壓力，是常人難以想像的。但他以智慧和耐力，在各方面的幫助下非常成功地解決了一個又一個難題，使這一活動越做越好。因此，他的膽識、智慧與才能也得到了美術界與社會的高度讚賞。然而，陳夫不僅僅是活動的組織者，而且是一位出色的畫家。這個活動開展5年來，從綠色走廊江蘇畫到現代都市香港，從大漠滴翠新疆畫到人間聖境四川，他畫了大批速寫和山水畫作品，用著名畫家李寶林的話說：「陳夫的水墨畫像飛機那樣進步得很快」。

「中國畫·畫中國」——歷史一定會記上濃重的一筆；陳夫——人們一定不會忘記這位畫家。

「面對如此宏大的工程，你準備好了嗎？」陳夫告訴記者：畫情、畫性、畫理、畫心、畫志，我樣樣都不缺，只缺時間。當定下30年計劃畫遍中國時，雄心勃勃，群情激昂。但真的經歷過一屆，才剛畫完一個省，就覺得心有餘悸。30年豈能信口開河，豈是彈指一揮間，豈如瀟灑走一回。要付出多少，有多少的待因因素，就如同在山腳下始登珠峰。所有的情況都在等着我，我必須面對解決。憑着多年的藝術實踐和點滴社會閱歷，我相信已準備了30餘年，應該沒問題。我就是這樣，勝也自信，敗也自信。但男子漢嘛，大話已出，豈有收回之理，那就是一個字「幹」。不就不是一個「苦」字嗎？不就不是一個「累」字嗎？「苦+累=樂」已成為我的定式。我已做好所有的假設和必須的準備，更何況有諸多領導、前輩、同道的認同和支持，還有今天的「和諧社會」和「大同世界」呢。

強烈的責任感感召着陳夫，他要用自己的行動感召更多的藝術家為我們的時代留下一批負責任的精品力作，無愧今生、無愧時代。這正像他常說的「鮮花、掌聲、榮譽、財富甚至生命都是暫時的，只有作品是永恆的……」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畫的生命是無限的；國家是有國界的，而繪畫是無國界的。歷史和時間會告訴我們：看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天地山靈——新疆



冬韻流古——北京



多彩港灣——香港



大吉晴雪——江蘇